七、管风琴和猫

第二天上午十点，科罗特柯夫匆匆煮了茶，无精打采地喝了四分之一杯。他感到，今天又将是一个重重困难，忙忙碌碌的日子，他走出房间，穿过院子潮湿的柏油地出门去了。侧屋门上有块牌子“房管处”。科罗特柯夫已经伸出手要去按铃，忽然一行字映入眼帘：“本处不发死亡证明”。

“嗨，老天爷，”科罗特柯夫恼火地喊道，“怎么处处都是倒霉事，”接着他又说道：“算了，证明就先缓一缓吧，现在先去火柴厂。我非得弄明白事情的真像。说不定，切库申已经回来了。”

科罗特柯夫身无分文——钱都被偷光了，只有步行去火柴厂。到了厂里，他过了前厅，径直就朝大办公厅走去。在大办公室门口他收住了脚，惊诧得张开了口：在这水晶挂灯下的大厅里，竟没有一张熟悉的面孔。没有德罗兹德，也没有安娜·叶芙格拉福芙娜，言而总之，谁也不认识。办公厅里办公桌边坐着三男一女。三个男子都是浅黄色的发，胡子削得光光的，穿着浅灰色的格子套服，他们不像站在电线上的乌鸦，倒像亚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三只隼鹰。那个年轻女人戴着一副钻石耳环，迷迷糊糊的双眼满是幻想。在几个青年人完全不理会科罗特柯夫，他们不停手地在大帐本上吱吱捂捂地写着什么，而那个女人却向科罗特柯夫做了个媚眼。当科罗特柯夫不知所措的地向她点了一下，那女人矜持地笑了笑就扭过头去。“真怪，”科罗特柯夫这么想着，脚在门槛上滑了一下，就出了大办公厅。他来到自己的办公室门前，门上“办事员”那块旧牌子使他感到好不熟悉，他犹豫一会儿，叹了口气，开门进屋。忽然，科罗特柯夫觉得眼前一片发黑，脚下的地板也轻轻晃荡了一下：在科罗特柯夫桌后坐着的竟是长诚库自己，他支棱着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臂,拼命写着什么,魆魆魆地敲得桌子直响。弯曲的油光锃亮的毛发,一直垂过前胸。在办公桌的绿呢上,映衬着一个闪闪漆光的秃头。科罗特柯夫看着这些,气都喘不上来了。打破寂静的是长诚库:

"您有什么事,同志?"他的假声有貌地问道。

科罗特柯夫焦躁不安地舔了舔嘴唇,不大的胸量肺部使劲吸进大口气,声调极其低微地说道:

"噢……同志,我,是这里的办事人员……也就是说……噢,如果您还记得那道……"

长诚库惊诧了,他上半部脸突然猛地变了,淡色的眉毛抬得很高,额头变成了手风琴。

"对不起,"他彬彬有礼地回答说"这里的办事员是我。"

一时无声了,这吓坏了科罗特柯夫,待哑场过去,他说道:

"出什么事呢?就是说,昨天。嗯,是的。请原谅,也许我弄错了,请原谅。"

他退出了办公室。在走廊他声音沙哑地自言自语道:

"科罗特柯夫,你仔仔想想,今天是几号?"

他自己答道说:

"今天是星期二,也就是星期五,一千九百……"他侧过身,瞧见前面一个牙黄色脑袋上亮起了两盏走廊的灯,还有一张刮净的脸,它把一切都遮住了。

"很好!"长诚库发出洪钟般的声音。科罗特柯夫一阵惊讶。"我正等着您,很好。遇见您很高兴。"

他说着就来到科罗特柯夫跟前,用劲握紧他的手,疼得他歪着站到一条腿上,像伫立在房顶上的鹳。

"人员我已分派好了,"长诚库说得急促、简短、坚强、有力。"三个人安排在哪儿,"他指了指大办公厅的门,"当然,玛尼娅也分

在那儿。您是我的助手,长诚库是办事员。过去的人全赶走了。潘捷列蒙这个白痴也一样。我有情报,说他以前在‘杜鹃’餐厅当过男招待。现在,我要去处里一下,请您写一写这里的人和长诚库的关系,特别要写一写那个叫什么……科罗特柯夫和他的关系。对了,您倒有点像那坏蛋,不过那家伙一只眼睛瞎了。”

“我,不是,’科罗特柯夫低下着下巴颏,身子摇摇晃晃,“我不是坏蛋,我的证件全被人偷了,一无所有。”

“全部证件?’长诚库喊叫起来,“胡说。不过这样不错。”

他死命拉住呼哧呼哧喘大气的科罗特柯夫的手,拉着他在走廊跑。把他拉进一间密秘的办公室,推他坐在一张软皮椅上,他自己在办公桌后坐下。科罗特柯夫感到地板仍在脚下怪异地晃动,他收缩起身子,闭眼喃喃说道“:二十号是星期一,那就是说星期二是二十一号。不不,我这是无何啊,是二十一年。发文号是 0.15,签名的是瓦尔福洛梅·科罗特柯夫。这就是我自己。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周五,星期六,星期天,星期一。星期一是字母 II 起头,星期五第一个字母是 Ⅱ 星期天也如此……星期天中间的字母……是 II ,和星期三一样如此……”

长诚库咔嚓几下在纸上签了字,啪一声盖上印,把纸拽到他面前。这时,电话铃吓人地响了起来。长诚库抓起话筒,大声叫嚷道:

“对!是,是。我马上就到。”

他跑到挂衣架前,拽下大沿帽往秃顶上一扣,就奔出去了,临出前门说:

“请在长诚库办公地方等我。”

科罗特柯夫读罢那张盖了公章的证明,眼前一阵子昏暗:

“持此证明者,确是本人助手瓦西利·帕夫洛维奇·考洛布柯夫,以上情况确凿。长诚库”。

“啊唷！”科罗特柯夫呻吟着，手里的纸和帽子都落地，“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这时，门咿咿哑哑地响了起来，长诚库进来了，是个有大胡子的长诚辨。

“长诚库已经溜了？”他声音温柔地问科罗特柯夫。

四周的光线全淡了下来。

“啊……啊……”科罗特柯夫受不了这折腾，大声喊叫起来。他呲牙咧嘴，像疯了似地向长诚库扑去。满脸惊诧的长诚库一下子变得蜡黄。他后背压在门上当一声打开了门，身子一下子跌撞到走廊上，脚没站稳就蹲了下来。但马上又站起身子，飞奔而去，口里大声叫着：

“通信员！通信员！救命，救命？”

“站住，站住。同志，请您……”科罗特柯夫镇静下来，喊着就追随过去。

大办公厅里发出了大声动静，那几只隼鹰像听到命令似的从座位上跳了起来，打字机旁的女人猛地抬起她那双满是幻想的眼睛，歇斯底里地叫嚷：

“我要开枪了！我要开枪了！”

第一个逃到前厅平台的是长诚库，那里摆放着一台管风琴。他一时不知该往哪儿跑，犹豫一下就抄近路，猛地窜到琴台，不见了。科罗特柯夫紧追不舍，脚下一滑……幸好黄木风琴一侧有个歪斜的黑色大把手，挂住了他大衣前襟，否则他会撞到栏杆上磕破脑袋。只听得咔嚓的轻轻一声响，科罗特柯夫那件已麻花的哔叽大衣裂了个大口子，他跌坐在冰冷的地板上，但摔得不重。长诚库已逃出了风琴后的那扇侧门，门砰地一声锁上了。

“上帝……”科罗特柯夫刚阿门，话还没说完……风琴琴箱（里面排满尘封灰积的铜管）内响起很奇怪的音响，像是杯子绷裂的声

音，接着又响起一阵沉哑的、瓮声瓮气的闷声，又一声突兀的变了调的尖细的高音和排钟的叮魆声。而后，又响起一串响亮、欢快的音阶和一段充满活力和激情的华彩乐曲。那台三层黄木琴箱，全响了起来，闲置许久的琴箱里满坑满谷都是音乐。

莫斯科的大火呼呼烧……

突然，黑色门框里露出了潘捷列蒙晦色的面孔，但只一瞬间，他又完全变了样 眼睛里闪出了胜利的光辉，他挺直身躯，右手啪地往左肩肩头一拍（似乎在左肩甩上了一方看不见的餐巾），然后侧着身子斜靠着从楼梯上下去了（好像拉边套的马），双臂弯曲着抬起，好像手上正端着一盘茶杯。

河面上……烟雾萦绕……

“我惹出什么事了呀？”科罗特柯夫吓坏了。

管风琴发出最早几排声浪后，平稳地响起了清脆的琴声，空荡荡的火柴厂各处都回响起了钟声和巨大声响，就像有千头狮在怒吼一般。

克里姆林宫门墙头上……

这时，外面响起了汽车喇叭声，它飞过风琴的轰响声、吼声和钟声，传了进来。转瞬间，长诚库从大门口又返了回来。此刻的长诚库没有胡子，面目狰狞，满脸憎恶。在幽森骇人的蓝蓝的光影中，他悠悠然然地从楼梯上飘上来了。科罗特柯夫感到颤抖，他蹿身跳起，从风琴后的侧门跑了出去，沿着斜梯来到布满碎石的院子，从院子又跑到了街上。他像一只为了生存的野兽在街上狂奔，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听到后面‘杜鹃’所在的那幢楼还在低低的呜呜轰鸣……

他身上穿着灰色常礼服……

街角有辆马车,车夫正拼命抽打着赶马上路。

马车旁突然又冒出了大胡子的长诚库,像是刚从路面下蹦出来的。他跳上马车就狠捶马车夫的后背,一边用尖细的嗓音说到:

“快赶车!快赶!坏蛋!”

“老天呀!老天!’科罗特柯夫号啕大哭,“又是他,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马朝前滑了一下,开始尥蹶子,重重的鞭子抽得它朝前奔去,满街响起了辘辘的车声。科罗特柯夫泪如雨下,在泪光中他看到,马车夫头上的漆皮帽子飞落了下来,放在帽子里的一团卷的钱票四散飞落下来。一群男孩打着口哨追着拼命去抢钱票。马车夫回头一看,急得不要命地紧拽缰绳,但长诚库像发疯似的用拳猛捶他的后背,一边叫喊道:

“快走,快走!我一定赔你钱。”

马车夫失望地喊道:

“老爷,唉,怎么办呢,全完了,’他放开缰绳,马匹急速奔驰,一会儿拐过弯,一切都看不见了。

“够了,我不再追了。我不会就此罢休。我要揭露他。’一辆电车过来,他往上一跳,抓住了电车的滑接器,弓形滑接器左右甩了他五分多钟,到一座绿色九层大楼前他落了地。科罗特柯夫跑进楼去,进了前厅。木板隔壁墙上有一个四角形的窗口,里面有一个大个头的穿深蓝衣服的人在喝茶,科罗特柯夫伸头问道:

“请问意见局在哪儿里,同志?”

“八层楼,第九楼道,41 号总门,302 号房,’喝茶的人回答说,

是个女人的音调。

“第八,第九,第 41,300……300 几号来着……302,”科罗特柯夫嘟哝着,跨上了不窄的楼梯,“第八层,第九层,第八层,停住,40 号,不对,42 号……不对,302 号……”他低低自语道,“唉,上帝,不清楚,好像是 40 号,第 40 号……”

在八层楼,他走过了三个门,第四个门上有 40 两个黑体字。他推门而入,里面是个很大的圆柱大厅,有上下两排窗户。在大厅的几个角落里堆放着一卷卷纸,地板上散放了写过字的碎纸片。远处有张桌子,上面放着一台打字机,桌后坐着一个金发女人,她用拳头支着面颊,轻声哼着一支小曲。科罗特柯夫失望地转过头,看见圆柱后有个舞台,一个身着白色长袍的魁梧汉子,脚步笨重地正从台上走下来。他那大理石般的脸上长着灰白的长长的胡髭。这男子微笑着朝科罗特柯夫走来。面容谦恭有礼,却又像石膏般毫无血色。他温和地握了握科罗特柯夫的手,鞋跟咔嚓一响,说道:

“杨·索别斯基。”

“不可能……”惊诧得很的科罗特柯夫说。

那男子欢乐地笑了笑。

“是啊,许多人都感到惊奇,”他说话时重音都不对,“可是,同志,您别以为我和这强盗是一回事。噢,不是的,这只是一种令人不快的不期而遇而已。我已申请批准我用新的姓索茨沃斯基。这个姓好听多了,也不那么吓人。不过,如果您感到不快乐,”那男子不高兴地撇了撇嘴说“:我不想来纠缠您,我们能找到人,别人还正求我们呢。”

“什么,您说什么呀,”科罗特柯夫失态地嚷了起来,觉得眼下又要发生什么怪事了,就像在别处一样。他用老练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四周,耽心会不会又从哪儿钻出一个刮光胡子的脸庞和光秃

秃的脑壳。而后,他干巴巴的补了一句话:“认识你我很愉快,是的,很快乐……”

那男子大理石的脸颊上隐隐看见一阵发红一阵发白。他温柔地拉起科罗特柯夫的手,一起来到桌子那里,一边说道:

“我也很愉快。可是不好的是,我竟没地方可以请您坐下,这您是难以想像的。我们不被重视,虽然我们的工作很有意义(那男子朝屋角的纸卷轴摆了摆手)。有人搞阴谋。但是,我们还是会发展起来的,您不必忧虑……嗯……您有什么新作品可让我们高兴的吗?'他心平气和地问着脸色苍白的科罗特柯夫。“噢,对不起,对不起,万分对不起,请允许我给您绍介一下,'他伸出白净的手彬彬有礼地向女打字员摆了一下,“这位是根丽叶塔·波塔波芙娜·佩尔西方斯。”

那妇女立即伸出冰凉的手和科罗特柯夫握了握,眼神无精地撇了他一眼。

“好了,'那男主人甜滋滋地说:“您有何作品可以让我们高兴的吗?有什么讽刺小品?有什么杂文之类的?'他翻起无色的眼珠拉长声音说:“您不晓得,我们非常需要这些。”

“我的圣母……这是怎么回事?'科罗特柯夫脑子发晕了,他急促地喘着气,聊了起来:

“我……噢……碰上了可怕的事。他……我弄不清楚。你们别以为这是什么幻觉……嘻……哈……嘻哈……'科罗特柯夫想勉强在笑,可是没笑成,“他是个活人。请相信我的话……我怎么也不明白,他一人儿有大胡子,一眨眼,大胡子消失了,我简直胡涂了……他的声音也变来变去……似的,我的证件全都让人偷走了,偷得精光,那房管会……家神……好像和我作对似的,又消失了……这个长诚库……”

“我早就晓得,'男主人喊道,“这就是他们吧?”

“啊,我的上帝,一定就是他们,”那女人答道,“嗨,这些可恶的长诚库。”

男主人截断了她,激动地说:“告诉您,他害得我只能坐在地板上。您瞧瞧我们这副样子吧!他对新闻一无所知……”男主人伸手揪住科罗特柯夫一个纽扣,“劳驾,请您说说,他知道什么?他在这儿呆了两天,真要把我折磨得苦死了。但是,您不知道,这竟是件好事。我去找了费奥多尔·瓦西利耶维奇,最后撤了他的职。我把问题深刻地提了出来: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他被调去了一个火柴厂,也许是别的什么地方。让他在那里跟火柴一起发霉去吧!但是,这里的家具,他把这儿的家具都转给了可恶的什么局。所有家具。真倒霉!请问,我在哪儿办公?您以后又在哪里办公?因此我不怀疑,您是我们的人,亲爱的(他拥抱了科罗特柯夫)。路易·卡托尔兹这坏蛋极不负责地把这些上乘的缎面家具全给了那个糟糕的什么局,它反正长不了,太见鬼啦。”

“那是什么局?”科罗特柯夫喃喃地问。

“嗨,是什么提意见的局,或是什么别的,”男主人恼怒地说。

“什么?”科罗特柯夫叫了起来,“什么?这局在那里?”

“在那儿,”男主人诧异地回答说,用手指朝地板一指。

科罗特柯夫呆呆地最后一次又打量了一下这个白长袍。七分钟以后,他已经在走廊上了。他琢磨,就往左飞奔而去,寻找梯楼下楼。他在一条希奇古怪左拐右弯的走廊上跑了五分多钟。五分钟以后他竟又回到刚才犹豫的地方:40 号门牌前。

“哎,见鬼!”科罗特柯夫叫了一声。他犹豫片刻就向右跑去,五分钟后又归复了原地 40 号门口。科罗特柯夫打开门,跑到里面大厅,发现大厅已空空荡荡如也,只有桌上那台打字机默默含笑露着白惨惨的牙齿。他往柱廊跑去,瞧见男主人正站在柱脚那里,脸上已没有笑容,只有愤怒。

“请原谅,那会我没向您道别……’科罗特柯夫刚开口就打住了 :眼前这位男主人既无耳朵又无鼻子,左胳膊也折了。科罗特柯夫感到浑身发冷,朝后退去,又逃到了走廊。这时,对面一扇不易被人觉察的暗门突然打开了。一个身穿棕色衣衫满脸皱纹的农妇,担着两个空桶,从里面走出来。

“大婶!大婶!’科罗特柯夫烦躁不安地喊道:“有个意见局在哪儿?”

“不知道,老爷,我不知道,大兄弟,’那妇女回答,“你别踱来踱去跑了,亲爱的,反正是找不着的呢。这个楼有几十层,你在哪儿找啊!”

“傻女人……’科罗特柯夫咬紧牙,粗声粗气地说一声,就飞快地进了门。魆一声,门在后面前上了。科罗特柯夫来到一个昏暗没有通道、没有出口的地方。他好像被埋在矿井底下了,他往四壁冲撞,用手扒,最后才找到一个透出亮光的白点,顺此他才走出来找到了楼梯。他橐橐橐地匆匆往楼下跑,楼下有人正朝他上来,传来了脚步声。科罗特柯夫满心焦虑,他不时停下脚步。忽然间,出现了一项亮晶晶的大沿帽,闪过一件灰大衣和长长的大胡子,科罗特柯夫打了个倾斜,双手紧紧抓住了栏杆。两人的目光同时相遇,两人都尖叫起来,充满恐惧和痛苦。科罗特柯夫倒退着往上去,长诚库满脸绝望害怕地退着往下走。

“请等一等,’科罗特柯夫沙哑着嗓子说,“就一分钟……请您说明一下……”

“救命啊!’长诚库狂吼起来,尖细的嗓子又变成了他先前的低沉的洪钟声。他一脚踩空,咕咚一声后脑勺朝下栽倒了。这跟斗没白栽,他变成了一只两眼发着闪闪蓝光的黑猫。它飞快地回过来,脚掌轻轻磨地蹿过楼梯平台,弓身缩起,再一纵身跳上了窗台,冲破蜘蛛网从破玻璃窗里逃走了。

突然,科罗特柯夫脑子里一片空白,但转眼就不见了,他的头脑变得异常清醒。

“现在一切都明了了,”科罗特柯夫低语道。他轻声笑了起来,“啊,我明白了,原来如此,你们是猫!什么都明白了,你们的确是猫!”

他笑声越来越大,最后整个楼梯都响起了他的哈大笑声。

八、第二夜

傍晚,科罗特柯夫同志坐在绒布面的床上,一口气喝了三杯酒。他想借酒消愁,把一切都忘了。现在,他脑袋哪儿都在疼:左太阳穴、右太阳穴、后脑勺,就连眼皮都疼。他感到胃里有些恶心,一阵阵地发颤,已经在盆里吐过两次了。

“我决定这么办,”科罗特柯夫头垂在盆上,无精打采地低语道:“明天我尽量不与他见面。可是他无处不在,那我就等他先过去。在小巷里也罢,在死胡同里也罢,我都一定等他先过去。他走他的,也就过去了。倘若他跟上我,我就逃。他跑不过我。我对他说,你走你的吧!我呢,今后不想再去火柴厂了。去它的吧!你作你的厂长和办事员去吧。电车费我也不要,没有这些钱我也过得去。只请你让我有过安宁日子。你是猫或者不是猫,你有胡子还是没有胡子——你是你,我是我,我们互不相干。我会寻别的差使,在那儿安安静静、平平安安地工作,我不去违犯别人,别人也别惹我。我不去告你什么罪状。只要明天把证件都办好,就可以了……”

远处响起了深沉的钟声:“当……当……”这是彼斯特罗欣的钟声,科罗特柯夫想着就数起了钟响:10……11……12……13……14,15……40……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打了 40 下，”科罗特柯夫淡淡地笑了笑，又哭了起来。后来那红葡萄酒又让他呕吐了一次，吐得很严重，很难受。

“好厉害，噢，好厉害的酒，”科罗特柯夫说，他喃喃着仰头倒在枕上。过了两个来小时，那盏没熄灭的灯光下，映照的是枕上一张苍白的脸和散乱的头发。

九、打字机的恐怖

第二天，那时是秋季，科罗特柯夫早开始就觉得迷糊，怪里怪气。当他上八楼时，在楼梯上一直耽心害怕地四下张望着。到了八楼，他毫不在意随随便便就拐向右边。突然，他高兴得一哆嗦，墙上一只指示标志正指着房间号码“302——309”。这可真救了他命了。他找到了 302，上面挂着“302——意见局”。他害怕再意外地撞上那不该见的人，细致探头朝里看了看。科罗特柯夫走了进去。里面有七个女人坐在七台打字机的背面。他稍加犹豫，就走到最边上那脸色黝黑的女人跟前。他向她点了点头正想开口说话，可是那女人突然中断了他。屋里女人们的目光齐刷刷地朝他撇来。

“我们去走廊吧，”她单刀直入地说，同时急促地用手整了整发髻。

“我上天哪，又要，又要出什么事了……”科罗特柯夫心里一紧。他沉重地叹了口气，就跟随地来到走廊。留在屋里的其他六个女人，紧张地交头接耳，小声低咕起来。

黑发女子把科罗特柯夫领出房间。在昏暗无人的走廊里，她对他说：

“您太让我受罪了……因为您和我一整宵都没合眼，现在我已拿定了主意，就按您的意见办吧。我是您的了……”

眼前这个面庞黝黑眼睛很大的女人，散发出一股铃兰香水味，科罗特柯夫朝她看了看，从咽喉里挤出了个喉音，但什么话也没说出来。黑发女人朝后昂起头，痛苦地咧着嘴，她握紧科罗特柯夫的双手，把他拽进自己怀里，低声自语道：

“你怎么不说话，勾引人的家伙？你的英勇气概战胜了我，你是我的蛇魔，吻我吧，快些吻吧，趁现在检查委员会的人不再。”

科罗特柯夫嘴里又吐出一个怪异的声音。他身子晃悠了一下，觉得嘴唇上贴上了一个甜甜的、绵绵的东西，眼旁是一对巨大的瞳孔。

“我全是你的了……’这话就在科罗特柯夫唇边低声冒出。

“我不需要，’他声音呜咽地答道，“我的证件都被人偷去啦。”

“果真那样！’背后突然有人说话。

科罗特柯夫转过头，眼前是一个光光的无发老人。

“啊！’黑发女人惊叫起来，双手捂住脸逃进房间去了。

“嘻！’老头说，“好啊。无论在哪，都有你，考洛布柯夫先生，你这个机灵鬼。不管你吻也罢不吻也罢，你总吻不出个出差的美差来吧。让我这个老头出差，应该我去。就这么回事。”

他说着，用枯干的手指朝科罗特柯夫做了一个轻蔑的动作。

“我要揭发你，’光秃头恶狠狠地说，“没错。你在处里毁了三个女孩，现在又把手伸到科里来了！对于这些姑娘们的眼泪，你是无所谓的！可怜的姑娘们现在哭哭啼啼，可是，唉，迟了。一失足成千古恨。后悔莫及了。”

老人掏出印有桔红花束图案的手帕，呜呜哭了起来，还不断擦鼻涕。

“考洛布柯夫先生，您想从老人手里夺去那几个怜悯的出差小钱？我有什么办法’老人浑身颤抖，号啕大哭，公文包也落到地上。“您就拿吧，吃去吧，让我这个同情分子，非党群众饿死算了。饿死

拉到，这是我这条老狗的局面噢。但是，考洛布柯夫先生，请记住，”老头好像在预言什么似的，声音好像钟声怪吓人的。“这是魔鬼的钱，对您没有利益，它们会像鱼梗一般卡在您喉咙里，”说到这儿老人已哭得呼天喊地了。

科罗特柯夫歇斯底里大发雷霆了。突然，他神经质地噔噔噔地踏起脚来：

“见他妈的鬼去吧！”他尖声喊叫着，那疯了的声音在房顶下四处回荡。“我不是考洛布柯夫。别缠我！我不是考洛布柯夫。我不去，不去，不去！”

他拼命揪扯自己的衣襟。

老人突然止住泪，吓得浑身颤抖。

“下一个！”门里面在叫人进去。科罗特柯夫静了下来，快步进门去。他向左拐，绕过那些打字机，站到一个黄发男子面前。他身着深蓝套装，身材魁梧，态度洒脱。那男子朝科罗特柯夫点了点头致意说：

“同志，说言简意赅些。要快，一下子就说完。波尔塔瓦还是伊尔库滋克？”

“我的证件被偷了，”筋疲力尽的科罗特柯夫胆怯地朝四周望了望，“还来了一只猫。他无权这样对待我。一向从不打架。是火柴给弄的。他无权跟踪我。我不管他是不是长诚库，我被劫啦……”

“嗨，这些都是费话，”穿蓝套服的人说“我们可以发给你制服，内衣和床单、被单之类的。假如去伊尔库茨克，我们甚至可以发你一件旧的短皮大衣，说简短些。”

他用钥匙丁零当啷开了锁，拽出抽屉，朝里看了看，客气地说：“由请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

水曲柳的抽屉里，露出一个梳得整整齐齐的亚麻黄发脑袋，和

一对溜溜转的蓝眼睛,接着伸出一条蛇一般弯曲的颈脖,浆过衣领沙沙作响。然后伸出来的是外套、双手和长裤。最后整个人,一个文官秘书,都出来了,口里不好气地说着‘早上好。’他从抽屉爬到桌面的红呢上。好象刚从洗澡盆里出来的狗那样浑身一抖动,又跳了跳,把衣袖袖口塞进去,从小口袋里掏出一支高级蘸水笔,立刻迅速地写了起来。

科罗特柯夫匆忙闪到一旁,伸出手,可怜兮兮地对蓝衣人说:

“您看,您看,他从桌子里爬出来了。出什么事了?”

“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他爬出来了,’蓝衣人答道说,“他总不能天天躺在那里。该出来了。是时候了,他仿佛测时计一样准确。”

“可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科罗特柯夫升高了嗓音。

“嗨,你呀,真要命,’蓝衣人不厌烦了,“同志,请别碍我们的事情。”

这时门里一个黑发女人伸出了脑袋,她激动、兴高采烈地喊道:

“我已经把他的各种证件送波尔塔瓦了。我也和他一道去。我姨母在波尔塔瓦住,纬度 43° 经度 5°。”

“这太好了,’黄发男子说“不要再推延了,我真厌烦了。”

“我不愿意,’科罗特柯夫喊了起来,目光在四下扫动,“她要和我谈,可是现在我不愿这样。我不愿意!还回我的证件。还回我神圣的姓。回复我原来的姓!”

“同志,现在是在结婚登记处,’秘书尖叫说,“我们没有什么方法。”

黑发女子又探头出来,激动地说“哎,傻瓜,你就赞许吧,快同意吧?’她像在提台词似的低声喊着。她的大头一会儿探出来,一会儿又伸缩回去。

“同志！”科罗特柯夫放声嚎哭，抹得满脸是泪水，“同志！我求求你，给我证件吧，帮帮忙吧，我真心实意地求你了，之后我就进修道院！”

“同志！别来歇斯底里。交份申请，要具体又要抽象，要手笔的，也要口头的，是紧急的，又是保密的——波尔塔瓦或是伊尔库茨克？我是个忙人，别占我时间！别在走廊乱走！不许随便吐痰！不许抽烟！别厌倦人家换钱！”浅发男子生气了，声音愈来愈大。

“握手不必了！”那秘书公鸡似的咯咯地叫着。

“拥抱万岁！”黑发女子用情地低声说，她像一阵风似的在屋里转了一圈，向科罗特柯夫挥过一股铃兰香水气味。

“行为规则十三条说：未报告不得擅自入内，”光秃头的老人口齿不清的低咕着，他扇忽着斗篷，在屋里飞了一圈，“所以我不进门去，不进去。可是文件还是要分送出去，就那样啪地一撒……不管什么文件、纸张，你都得签字，假使是被告席上送来的也签！”他说着就从肥大黑色衣袖里伸出一打白纸，抛洒得纸张四处散落，地板上满处都是白纸，就像落在岸边岩石上的一只只海鸟。

屋子里变得昏暗，窗户也摇晃了起来。

“黄发同志！”疲惫已极的科罗特柯夫哭道：“你就立地枪决了我吧，可是你一定要纠正一下我的证件，随便哪一张都行。让我亲你的手吧！”

在阴暗的屋子里，那黄发男子变得愈来愈胖，愈来愈高，他的手一刻不停地像疯了似的在光头老人发散的纸上签字，签完就掷给秘书，秘书愉快地唔唔叫着用手接着。

“去它的罢，去它的罢！”黄发男子大声嚷道：“嗨！打字员妇女们啊！”

他的大手一挥，科罗特柯夫前面的那堵墙就倒塌了。桌上三十台打字机响过一阵铃声后，奏起了狐步舞曲。三十个妇女摆动

着大腿，性感地抖动着肩部，高高甩起一只只奶白色的脚，就像白色的泡沫，她们踩着舞曲，在桌子周围绕来绕去地跳舞。

一张张白纸都是蛇，它们游动着，钻进了打字机裂着的嘴里，蛇卷曲起来，被绞碎，又合并起来。一条饰有紫色镶条的白裤子爬了出来，裤子说道："出示证明者系真正的出示人，而非说谎者。"

"穿上！"黄发男子在浓厚的雾气中吼了一声。

"咿……咿……"科罗特柯夫像狗似的尖声哭泣着，用头去撞那男子的桌角。一时头脑感到轻松了许多。一张泪花花的脸在科罗特柯夫眼前匆匆掠过。

"拿镇静剂来！"有人在天花板上叫。

半篷像一只黑鸟遮住了光线，老人惶之不安地低声道：

"要解他，只能去五处找德尔金，快走，快走！"

闻到一股乙醚的气味，有人用手轻轻地把科罗特柯夫扶到昏暗的走廊。斗篷抱住了科罗特柯夫，拖着他走，一边哈哈窃笑着低音道：

"得，这回我可给他们帮了大忙，桌上我给他们都偷偷撒了东西，今后至少五年，他们要吃苦头去坐牢，被褫夺公权，快走，快走，快走。"

斗篷哗一下子掀到一旁，扇起一阵风和一股电梯深井里的霉臭气味。

十、可怕的德尔金

装有镜子的电梯舱开始下沉，两个科罗特柯夫也随着一起下落。科罗特柯夫第一（那个主要的——把科罗特柯夫第二摔在电梯的镜子里了。他自己一人出了电梯来到凉快的前厅。一个头戴礼帽、脸色潮红的胖子迎上科罗特柯夫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